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西班牙 葡萄牙 拉丁美洲卷

I

重庆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西班牙 葡萄牙 拉丁美洲卷

十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廖建明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27

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卷(1)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75 插页 6 字数 664 千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487-5/I·477

定价:32.0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卷包括：长篇小说《塔霍河》（曾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中篇小说《一位西班牙母亲》、《一个西班牙农民的安魂弥撒》、《初忆》；短篇小说《瘸子》、《马德里之夜》、《那年四月》、《被冻死的棕榈树》；中篇纪实小说《钢铁硬汉》。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较深刻地反映了西班牙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反法西斯战争，并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批富于牺牲精神的勇士形象；每部作品描写细腻，情节曲致，语言声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西班牙民族特色。

编辑凡例

1.《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

2.《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52卷:苏联10卷,法国4卷,德国、奥地利4卷,美国3卷,意大利3卷,日本2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2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2卷,欧洲多国2卷,东南亚1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1卷,波兰1卷,保加利亚1卷,南亚、西亚、非洲1卷,南斯拉夫1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1卷,朝鲜1卷,中国12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3.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体裁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纪实文学。中国卷另收有散文、杂文。

4.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5.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总 序

刘 白 羽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们出版这套《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共 52 卷，包括了全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是一套充满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书。

作为经历过反法西斯那一艰苦岁月的人，几十年间，作战行军的脚步声常常在我梦中作响，黎明起来，望着闪闪发亮的启明星，总觉得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亿万牺牲者的眼睛俯瞰下界，凝注人间，好像在关照着人们，嘱咐着人们，警醒着人们。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但，最残酷、最暴虐的，莫过于德、意、日发动的这一场完全泯灭人性、狂逞兽性的血腥大屠杀。

想一想，由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是多么悲壮而又雄伟的大时代呀！

是的，仿佛整个地球都在流血，都在哭泣，都在哀伤，都在死亡。

从亚洲到欧洲，从美洲到非洲都卷入浓烟烈火、血肉纷飞之中。黄河、湄公河啊！伏尔加河、莱茵河啊！都给鲜血染红了。人的生命像粉尘一样飞扬，人的骨头像野草一样枯槁。无数个日日夜

夜，多少母亲血泪哀哀，多少儿女战死沙场。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可怕、最黑暗的日子，阴森恐怖，毛发悚然，法西斯的铁蹄踏碎河山，法西斯的魔掌捣毁天地，黑烟滚滚，血海滔滔。尽管中国敌后战场上杀声震天，苏联战线上炮声轰鸣，可是，卐字旗和太阳旗还在飘扬。不过，正是在这黑漆漆的瘟疫一般的日子里，全世界人民毅然崛起，展开一次明智与愚昧的大较量，希望与死亡的大决战，亿万人民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书写出一部最庄严、最崇高的历史。它以真理的声音宣告：人类必将按着科学的法则前进，历史必然按着马克思的预言发展。不论多么曲折，多么坎坷，宇宙上闪烁出一行鲜红的大字：社会主义的光明已经出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承担了伟大历史的使命，成为拯救人类于水火的决定的力量，正是他们唤醒了广大的人群，结成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进行了波澜壮阔、无比悲壮、无比神圣的斗争，宁死不屈，奋战到底。这就注定我们的世界像江河咆哮，大海奔腾。人类的文明，必定前进而不可逆转，这就是真理。

试想没有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进行那样史无前例的血战、苦战，怎能赢得胜利。在朱可夫元帅指挥下的红军战士，在每一寸废墟上反复厮杀，在每一段断壁残垣上往返争夺，俘虏了曾经毁灭整个欧洲、凶横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元帅保卢斯以及几十名将军。正是在伏尔加河一隅之地，扭转了整个人类命运的车轮。俄罗斯严酷的冰风冻雪，使希特勒重复了拿破仑的老路，找寻到了他们的滑铁卢的末日。

这是人类明灯闪亮的时刻。

这是人类欢呼雀跃的时刻。

啊！在斯大林格勒决定性胜利督促与鼓舞之下，终于开辟了第二战场。

合众社电：盟军总部今天公布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盟方海军在强大的空军掩护下，今天早上在法国北海岸开始登陆。又

官方宣布：盟方攻欧军总部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将军统率的军队，已进攻法国海岸。四天之后，6月11日，塔斯社宣布：北路苏军，一天时间就把芬兰号称固若金汤的曼纳林防线一举突破，随即势如破竹，在奥尔加湖以北，奥纳加湖，刺多加湖之间卡罗利阿战线上展开猛烈攻势。这样，从东方、从西方两个方向向希特勒德国进行了钳形攻势。

中国作家向全世界作家发出了致敬信：

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作家们！

全世界为民主自由彻底胜利而战的作家们！

在今天，伟大的民主阵营用雷霆万钧的力量向法西斯的元凶希特勒德国开始了最后致命打击的元月元日，我们全中国为民族的彻底的解放、为民主的彻底胜利而奋斗的作家们，在激烈热狂的情绪里面，向你们表示兄弟的关怀，向你们致送战友的敬礼！我们还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向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特别是在西线海岸开始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登陆的战士们，在东线几千里的战场上将重新开始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追击战的战士们，在欧洲全土掀起了和我们中国东西辉映的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的游击战的战士们，表示兄弟的关怀，致送战友的敬礼！

在去年四月本会（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六届年会大会上，到会的一百多个作家用最大的诚意，把这个决议留到今天发出。因为，我们期待有这一天，我们坚信有这一天，在民主阵营集中地也最广大地开始了发挥精神力量和战斗意志的这一天向你们致敬，我们就能够衷心地说出，你们也最能够真切地感到我们和你们之间的战斗情谊。

在人类解放史上，战斗的目标只有一个，所以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就是法西斯日本崩溃的前奏，欧洲人民的解放就是亚洲人民解放的枢纽。在战斗要求上，工作的道路彼此相连，我们要用艰苦的斗争来响应你们的艰苦斗争，要汲取你们的斗争经验，要学习你们的斗争精神，要配得上被称为你们的战友，为民族的彻底的解放和民主彻底实现而不在任何困难面前却步。

击败法西斯德国！击溃法西斯日本！彻底廓清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毒素！

胜利万岁！民主主义万岁！全世界民主大家庭万岁！

这是中国作家的声音，这是从血战方殷、彤云密布的中国大地上发出的声音。

何等的期望。

何等的等待。

是的，中国的大地在震撼，中国的天空在呼啸，在从黄河到长江广大地面上，中国伟大的游击战争，惊天地、泣鬼神。从1931年算起，中国是受法西斯侵略最早，抗战时间最长的国家，生灵涂炭，灾难深重，曾经达到濒临灭亡的地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动了广泛的人民战争，把凶狂残暴的日本强盗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直到日本法西斯在这土地上灭亡。中国作家的正义的声音，正是奋战中的亿万游击战士的声音。

当1945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一个决定性的消息从欧洲传来，苏联军队攻入柏林。

……苏军正由东北面向柏林的通衢菩提树下街前进。一百多年以来没有被外国军队攻打过的柏林，于今，正像德方军事评论家华尔史勒惨兮兮地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在柏林听到大炮

的雷鸣。炸弹从西方落下，大炮从东方轰来，整个柏林城尘土与火光冲天而起，这就是这个被围攻着的法西斯巢穴的写照。苏军已完全包围柏林，柏林攻下，即在旦夕，该城三分之一到一半，已为苏军占领，苏联旗帜已飘扬在德国国会废墟之上。

法西斯受到了他们应该受到的惩罚。

法西斯获得了他们应该获得的结局。

这是正义的胜利。

这是光明的胜利。

这是神圣圣殿中圣火的胜利。

美国人向广岛投下原子弹，那蘑菇形的黑云矗立天空，粉碎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的幻想。

苏联百万雄师挥戈东下，如同暴风骤雨，迅雷疾电，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关东军。

那是多么难眠的夜晚，又是多么难耐的黎明，从黎明与黑暗的转战中，人们终于看到了红色曙光的照临。

人，大写的人啊！你披着灰尘、染着血渍、含着微笑又挺然站立起来了。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是永恒不灭的真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世界各国成千上万的作家，燃起正义的热情，挺身投入前线，把反法西斯这场伟大斗争的生与死、悲壮与理想、仇恨与痛苦，深刻而又激情地倾注入文学，于是反法西斯文学应运而生，蓬勃而起，在人们的灵魂上像火凤凰一样地翱翔，成为苦战的人们的精神支柱。正是沸腾的、英雄的战斗生活，创造出沸腾的、英雄的文学。反法西斯的死者与生者的鲜血燃烧、升华，产生了多少鸿篇巨制。读者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可以看到人类文学史上最光辉、最璀璨的、最神圣的一页。反法西斯文学，正是作家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战争生活的融合，回答了作家的职责与文学价值这一严肃的问题。就以我所认识的几位外国作家来说，如果不参加苏联卫国

战争，西蒙诺夫能写出《日日夜夜》、波列沃依能写出《真正的人》吗？如果不参加法国的抵抗运动，维尔高尔能写出《海的沉默》吗？如果不经历日本的侵略战争，野间宏能写出《脸上的红月亮》吗？如果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沃克能写出《战争风云》吗？在这里我不想举叙著名作家成名之作，我只想请一个童贞少女发出她那纯真动人的心声，永远永远向人类与未来申诉，在这里我展开我颤动心弦的一页日记：

“1991年12月5日

“下午五时，读完安娜·弗兰克的《少女日记》——我久久站在窗前，心情非常沉重，……有什么比一个童贞少女的悲苦的心曲更能断人心肠的吗？人啊！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护这个刚要绽开的花蕾，而一任她遭受到狂风暴雨可怕的摧残？难道我们不值得想一想吗？难道我们不值得想一想吗？

“安娜是一个德国犹太小姑娘，由于希特勒的迫害，不能不离乡背井，逃亡荷兰。可是在阿姆斯特丹等待着她的仍然是悲惨的命运。德国法西斯魔掌伸到了荷兰。为了避免追捕，求得生存，安娜一家和范丹一家秘密藏匿在一座楼上的后屋，用一座旋转的书架堵住门口，把她们封锁在地狱之中。

“……请想一想，一个13岁鲜花初放的少女，在这死寂的后屋里囚居了漫长的两年多。

“她的青春的心灵啊，会不会死灭？

“为什么死灭？她有什么罪过？

“她有一个孩子的聪明与智慧，

“就是在死土里，她也会生根发芽。

“她们这些囚禁者的命运还是和全人类的命运相通的。她们为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而兴奋不已，安娜的日记里写着：‘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期待着斯大林的特别公报。’在禁锢两年之后，她们所期待的一天眼看到了，西方开辟的第二战场开始反攻了——英国电

台用英语宣布：‘这是D日’——指诺曼底登陆的日子——后屋沸腾起来。她们认为‘10月10日我们就会得到自由。’‘一想到我10月可以上学，心里就乐开了花’……可是没有等到10月，1944年8月4日，德国党卫军冲进后屋，把所有隐匿者都逮捕走了。

“人们记住这个纤弱的小姑娘吧！……她被送进德国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在1943年11月27日日记里记过她小时的同学黎丝：昨天晚上入睡前，黎丝的形象突然清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她那双大眼睛悲哀地充满责难地望着我，好像想说：‘安娜，你为什么离开我？救救我吧！把我从这地狱里救出去吧！’谁知安娜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苦难中竟真的和黎丝见了面。黎丝后来回忆这次悲恸的会见：天黑了，我等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久，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黎丝，黎丝，你在哪儿？’是安娜在叫我。我顺着声音找去，看见她在铁丝网那边，衣衫褴褛。夜里很黑，我勉强能看出她那瘦瘦的、晒黑了的的面孔，一双眼睛显得很大。我们哭了又哭，因为这时我们当中，除了隔着一层铁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的命运没什么两样了。

“不久，这充满生之渴望的安娜在集中营里死去了，她死得十分平静。

“正义终于战胜邪恶，苏联红军把红旗插上柏林城头。

“安娜盼望着这一天，她却并没有看见这一天。

“的确像她说的：‘我要活下去，就是死了也要活下去。’

“安娜的《少女日记》风靡一时，还编成戏演出。《纽约时报》有一则新闻报导了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演出：‘当演出达到高潮和结尾——德国盖世太保猛击后屋门的声音响起时，剧院中发出一阵压抑着的啜泣声。’

“我站在窗前，外面，天色由苍茫暮景变成黑夜。我心潮澎湃，难以抑制，回到桌边打开台灯，仔细端详着印在书上面安娜那天真

的嘻笑的照片，她笑得多么甜？笑得多么美？我的眼泪终于流下来……”

她说得多么深刻啊：“就是死了也要活下去。”的确，她活下来了，她的灵魂就萦绕在黎明前那颗明亮的启明星之中。文学，这就是正义的文学、不死的文学的生命。它不仅描写了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而且在斗争中深刻剖析了道德情操的崇高与卑劣，心灵的美丽与丑恶，因而它是人生的永恒的导向，像燧石一样随时可以敲出闪亮的火花。

在那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我们是参与者，是幸存者。但，随着年月的流逝，幸存者也所剩不多了。六年前，当我和乌克兰参加卫国战争的作家拥抱时，我说过：“我们在亚洲战斗，你们在欧洲战斗，但是我们是在从黄河延伸到第聂伯河同一条战壕里作战的。”可是不久以后和我拥抱过的波·阿夫托玛诺夫就溘然长逝了。当我向80岁迈进时，我日比一日觉得双肩上承担的责任更重更重了。不错，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那时留在地面上的战争痕迹已经消失了，但是在人们的心灵里鲜血却在永远呼唤。我想还会有失去亲生儿女的母亲活在人间，在她灵魂中犁出的血的犁沟能够平复吗？我掀着《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每一卷，我的心都无法平静。的确，收拾未寒的尸骨，是最令人悲伤的事情。把当年的历史，连同硝烟弹火，战死杀伤，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永远留传下去，把反法西斯的精神传诸后世，使先烈的英灵化为强大动力。我认为我们出版这一文学书系，就是我们应尽的神圣的使命。因为这都不是用墨写的书，而是用血、用泪、用生命写的书。当地面上的血渍，给风吹雨淋而无有时，这些书卷却将鲜血永远渗透人的灵魂，使人类的生涯多一分血色，有一股生机。这书无论流落在那一个角落里，也许让一个在生活羁旅中无所寄托的人，能从中得到一分力量。那也就是对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生者和死者很好的回答了。

在我们筹划出版这一书系的集会上，一位老人说了一段话：“反法西斯战争过去了，但是世界并不太平，各地的热点现在也并没有解决，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对我们的青年人来说，要爱国、爱祖国。祖国为什么可爱？这就要使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人了解中国的情况，了解中国的近代史。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了，但比起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来说，还比较落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在科学技术方面是领先的，我们的四大发明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中途长期的黑暗的封建统治，特别是150年前的今天，英国用炮舰政策打进了我们中国。从此以后，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由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各个帝国主义都打过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站起来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稳定的，社会发展是稳定的。但是，敌对势力仍在搞破坏。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教育我们的人民，教育我们的后代，教育我们的青年，不管世界风云变化如何，我们都要走自己的道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让我们记住这位老红军战士、老反法西斯战士的话吧！它正说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刻意义。

的确，世界并不平静。有硝烟的战争从未停息，没有硝烟的战争到处蔓延。请读一读从柏林来的这一则新闻报导：

“……为铭记60年前希特勒上台的惨痛教训，德国柏林及全国数十座城市的居民，30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谴责新纳粹近年来日益猖獗的仇外排外暴行。

“在柏林，由一些知名艺术家倡导的这次活动，于30日傍晚17时30分开始。10万多名手持蜡烛的群众在东起亚历山大广场，西至凯旋门地段，组成了一条长达十公里的‘光链’。

“在当年希特勒上台（1933年1月30日）时举行火炬游行的勃兰登堡门前，示威群众用烛火组成了‘决不许历史重演！’的巨幅文字图案。

“18时整，柏林中心区主要建筑物的灯光和群众手持的蜡烛熄灭5分钟，以对希特勒和新纳粹的暴行表示愤慨并对当年和现今的受害者表示悼念……”

柏林为什么这样慷慨激昂？

因为新的纳粹又活动猖獗。

正义的人们发出洪钟一样的声音：“决不许历史重演！”

让我们探测一下我们世界的情景，有些征候，不是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一幕又在上演吗？

让人们用蜡火组成的“决不许历史重演！”永远熠熠闪光，照明世界吧！人们——你身上有着伤痕的人，你心上有着创痕的人，特别是青年人，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父辈、祖辈，曾经以何等忘我的精神进行了搏斗，他们有的死在战火烈焰之中，有的带着残肌断臂终于悄然逝去。你们不要忘记他们，是他们用血、泪、生命抚养了你们，创造了这灿烂辉煌的新时代。牢记住那一句话吧：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人们啊！望一望黎明前明亮的启明星吧！它标志黑夜消逝，预报白昼来临。让我们为彻底消灭人类的残杀，让我们为了人类享受和平，奋斗前进吧！

1993年4月5日

序

林 一 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班牙内战(1936—1939)是人类历史上法西斯反动势力与反法西斯进步力量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武装较量。它仿佛一个灵敏度极高的晴雨表,不仅迅速而明显地标示出国际上大部分政党、派别、团体乃至个人的政治立场,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创作倾向和表现风格。围绕着悲壮激烈的西班牙内战这一重大题材,世界各国众多有造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无不在自己的创作历程上留下了光辉的、甚至不朽的笔迹。艺术上最辉煌的范例自然应当首推西班牙著名画坛巨擘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的大型油画《格尔尼卡》;然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历史、文化和语言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拉丁美洲各国作家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决不逊色。

智利著名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面对西班牙人民保卫祖国、保卫自由的英勇战斗和法西斯的野蛮罪行,就坦诚地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反思。他认为,“……这场战争……改变了我的诗歌创作”,“我仿佛找到了一条矿脉”;聂鲁达在创作上经历了一个艰苦、然而卓有成效的探索过程。之后,他的诗风大变,铿锵有力的诗句代替了缠绵悱恻、晦涩费解的言辞,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和聂鲁达一样,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其他诸多作家也

是在这场硝烟弥漫的西班牙内战中明确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服务对象,找到了自己艺术风格的方位,取得了更加恢宏的业绩的。秘鲁著名小说家、诗人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反映西班牙内战的长诗《西班牙,拿开我这只苦杯吧!》(1937)不乏爱憎分明、气势磅礴的感人篇章。面对西班牙爱国战士因御敌而横陈战场的尸体,诗人以夸张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他写道:

在千百万个人的要求下
尸体复活了。
大地上所有的人
都围住他,他的尸体悲哀地围住他们
心里感动,缓缓地站起
拥抱住另一个人,迈开步走路……

这里,尽管诗人把幻想与现实交织,把不可能与可能交织;然而,这些诗句读来仍然令人感动,令人感到诗人诚挚的心脏的强烈搏动,令人乐于而不是难以接受,因为他表达的是千百万民众的企盼,是世界反法西斯进步力量的企盼!只有接触人民,与人民共呼吸、同命运,诗人的创作才会有真正的力量。这部长诗,已被拉丁美洲文学评论家公认是当代拉丁美洲诗坛的经典之作。

除了聂鲁达和巴列霍,还有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1902—1989),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西的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1902—1987),西班牙的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蒂(1902—)、米格尔·埃尔南德斯(1910—1942)、阿尔托拉吉雷(1905—1959),葡萄牙的阿尔敏多·罗德里格斯(1904—)等都奉献出了慷慨激昂的战斗诗篇。一时间,在西班牙诗坛乃至全国上下,造成了一种空前繁荣兴旺的热烈景观。

在这些诗人的启发和鼓舞下,不少识字不多的西班牙共和战士也纷纷拿起笔来写诗,我们这里就收有署名“一名机枪手”的战